奉化到宁波的距离

□陈鸣达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人也许会提出异议，奉化已是宁波的一个区，是宁波的一部分，有什么距离。若一定要讲距离，应该是奉化到宁波中心城区的距离。然而，为了阐述的方便和历史的情结，我觉得还是这个题目妥当。

曾经，奉化到宁波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去一趟宁波，等于出一次远门；想做宁波人，那是在做梦。生长在奉化山区的农民很多一辈子没到过宁波。一友年少时算命的说他长大后将在府台工作，友不解何为府台，被告知就是像宁波这样的地方。友听后哈哈大笑，以为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天方夜谭。

“文革”期间学生大串联，我与几位同学结伴而行，从溪口到宁波整整走了一天。一次，哥哥拉手拉车去宁波，车上装着近千斤的香樟树树根，从村里拉到溪口已走了40里路，颇觉吃力，找到正在溪口初中读书的我，要我帮忙。哥俩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直到次日天蒙蒙亮才走到宁波。

有一年的春节，我从部队探亲回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宁波，急步赶到汽车南站，途经家乡一天3个班次的长途汽车车票早已售完。无奈乘上到溪口的客车，下车后，肩背两个大包沿着公路向家里走。途中遇一手扶拖拉机搭我到下跸驻村，在村里找熟人借了一辆自行车，摸黑骑行6里。到家时，一家人已经睡了。

以上说的是奉化到宁波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更值得一提的是奉化到宁波的身份地位距离和心理距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奉化与宁波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人们的心中，宁波是大城市，奉化是小县城，宁波人是城市人，奉化人是乡下人。奉化人若能在宁波工作，并拥有宁波户籍，那是一件十分荣光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受过国民教育，获得学士、硕士学位的我很想在宁波落脚，宁波也有不少单位愿意接受我。但负责军转干部分配的主管部门态度坚决：军转干部一律三回，回原籍所在地，回入伍所在地，回配偶所在地。90年代我从奉化调到宁波市区工作，然妻子的工作及全家的户口直到一年后才解决。那时市专设“人口控制办公室”，一季度开会一次，专题研究户籍迁入问题。凡是不符合当时有关规定的，一律不得迁入。可见要进宁波有多难。

如果说，奉化到宁波的空间距离，少则几十里，多则上百里；时间距离，坐车以小时计，走路以天计。那么，身份地位和心理上的距离则不可以量计。有的一心想成为宁波人，走了一辈子，还是迈不进宁波的大门；有的虽然在宁波落脚工作，但户籍问题始终是一道跨不过的槛；即使如我辈在宁波工作落户多年，无论在哪里，当有人问起“哪里人”时，总是脱口而出“奉化人”。因为在心理上从未认同过自己是宁波人。

2016年11月17日，是每一个奉化人值得牢记的日子。这一天，奉化撤市设区，设置县治历时千余年的奉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成为宁波市内辖区。一瞬间，奉化人成了宁波人，籍贯一栏中的“奉化”改成了“宁波”。也许，这一天来得太快、太突然，许多人一时还不适应、不习惯，说什么改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市”比“区”更响亮。然而，一年来的事实告诉人们，撤市设区绝不是一个名字的更改，带来的是全方位、实质性的变化。尽管奉化的地域位置未变，区域面积未变，也就是说原来意义上的奉化到宁波的空间距离未变。但是，奉化城区的路宽了、楼高了、灯亮了，宁波中心城区居民到奉化买房的多了，宁波卷烟厂、浙江医药学校等一批大项目落户奉化，轻轨城际铁路开建，机场路高架延伸段开工，宁南物流园区方兴未艾，宁波到奉化各地的公交车开通……奉化与宁波的空间在连接，奉化到宁波的时间在缩短，奉化人与宁波人的身份差异与心理距离在消失，同城效应日益明显。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我哥哥在心理与行动上的变化。撤市设区前，我多次邀请哥哥到宁波走走，他总是推托不来，说什么来回的路费就够自己好好吃一顿了，既费时又费钱。撤市设区后，哥哥常常带着自家种的新鲜蔬菜不请自来。他办了一张公交卡，从家门口坐公交到溪口，再转来宁波的公交车，往返既便捷又便宜。他笑着说：“再过一年多就满70周岁了，到时办张老年免费乘车卡，到宁波来得还要勤呢。”

历史上，鄞县曾经孕育了宁波，后来“儿子”成了“老子”，鄞县让出了中心城区。今天，宁波接纳了奉化，明天的奉化将如何？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滚滚向前。随着城市发展战略从三江口到象山港的转移，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待以时日，拥有独特地理位置优势和人文荟萃之地的奉化，一定能够成为宁波大都市又一个新的中心城区。

2017年的最后“约会”

□陈峰

冷空气来了，奉城的最低气温已经进入了零下，2017年最后一期的沙龙在文联会议室如期举行。虽然因故临时换了场地，但文友热情依旧，纷纷放下手头的事，赶赴这个每月定例的约会。

这期沙龙主题围绕着奉化青年小说作家在宁波文学周研讨期间所取得的成绩而展开，通过回顾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对几位小说作家作品的点评，取长补短，鞭策老作者带动新作者。最后是年终的盘点和对来年的期望。

参加宁波文学周研讨的四位小说作者沐小风、虞燕、杨洁波、叶辉是这次沙龙的主角。相互谈了彼此对小说的看法。在谈到沐小风的小说时，虞燕认为，沐小风的小说在语言和叙事节奏上都很流畅，插叙也很自然，常常能从塑造的人物身上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写小说就像是演戏，要成为老戏骨就得在塑造小说人物角色时要忘掉自我，最好能去掉自己的影子。

在宁波文学周上，虞燕的收获最大，各大编辑对虞燕的《理想塔》青睐有加。《理想塔》里设置的人物不多，故事结构也不复杂，不同于她以往的写作风格。小说从“我”这位“问题少女”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黑嘴唇”自我寻觅“理想塔”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是她在引领“我”找到了心中的“理想塔”，让“我”完成了人生的蜕变，这才是小说的真正意义。作品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辉，主人公身上蕴含的善良、无私、真诚和崇高，符合当下社会提倡的正能量，因为每个人内心都会有一座价值之塔，看你如何去追求。这篇小说明年将登上《作品》杂志。

在谈到叶辉的小说《包包的兔子洞》的时候，在座的文友纷纷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同时，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不能把自己的长项和优势丢掉，叶辉小说的语言很有特色，如今的小说普遍缺乏辨识度，因此辨识度也是难能可贵的。

主持人高鹏程在谈及短篇小说写作时说道，短篇小说其实是最接近诗歌的一种文本。当下一线刊物上出现的一些小说，或者说受编辑青睐的小说，往往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语言简练，不枝不蔓，讲究叙述策略，有相对独特的腔调和气息，有非常丰富的细节，而且往往有一个日常的又同时具有隐喻质地的“道具”，这个可以说是小说的核，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事件都围绕这一核心延宕展开。好的短篇小说首先是通透的，然后才是复杂的。从某种层面上说，是“能指和所指”的合体。这些都值得小说作者好好学习。

杨洁波善于写少女之间的友谊，那种道不明的想修复又修复不了的情愫。这点可以参考张悦然《大乔小乔》和庆山的《七月和安生》，她们的作品以少女为主角，在少女带着各自家庭出生的胎记向成年女性过渡中，写出女性之间微妙的感情。沈潇潇说到沐小风的小说《白云里》，他说沐小风过去写的小说都没有像这篇这样大气过，但欠缺的是没有上到足够的高度。写得还不够云雾缭绕，没有写到空气稀薄处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地步，这类小说就是要写出这种效果，写得过实，就没有心理紧张感。结尾的最后一句“那我就放心了”是败笔，一下子把已写到7500米处的白云直降到5000米之下。

这次沙龙增加了两位新人，他们也都谈了自己对小说的看法，新鲜血液总能带来不一样的见解。莫飞说，写小说，好玩第一，其次是内涵。程啸说，好的小说，语言要足够惊艳，布局要足够智慧。

文联副主席俞赞江说到2017年是奉化文学界的收获之年，8位作者的作品被宁波《文学港》杂志录用，6位作者的作品入选《宁波文学期刊联盟年度优秀作品大展》，12位作者的作品发表在《诗刊》《十月》《散文选刊》《作家》《中国作家》《长江文艺》《山东文学》《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诗选刊》《西湖》《文学港》《野草》《飞天》《浙江散文》等文学期刊上，创了奉化文学的记录。

文学始终在创造一种语言，创造一种结构，创造一种叙述方式，创造一群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乃至创造一片生机盎然的世界。是的，2017年的奉化文学结出累累硕果，那2018年呢？

已是悬崖百丈冰

江龙摄

和靖先生散章

□徐海蛟

孤山

“必须湖畔，必须有山光与水色，必须有虫鸣和风声，必须推开门就见到月光。”走过无限的路途，看过无数的人间之后，林和靖暗暗下了决定，他得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住下，以结束长久漫游。说是寻找，并不确切，那个地方早就存在他心里了，那里契合了他关于理想生活的全部想象。

那里是孤山，西湖里的一座岛屿。北宋的孤山，并无车马喧嚣，并无市井热闹。周遭星散着寺庙，偶尔有过往的林叟。他曾在山前的湖上泛过舟，看霞光打亮一山青绿，他曾在山间林子里听过落叶之声，就像自然轻悄的禅语。他一回又一回地接近这座山，接近这湖上的岛。他喜欢岛，岛意味着与广阔生活的某种隔离，也意味着一意孤行的姿态。这由岛而又成山的地方，是林和靖能找到的另一座精神故园。它不高，却起伏有致；不大，却又有一个别样的世界。它满山苍翠，独拥湖光。它在江南的地理纬度上，它在西子湖中，它是古画里的那类别样的小山，是一首小令，短促洗练里藏着无尽的情韵。

中年之后，在林和靖心里，湖中的孤山日渐凸显。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处向往之地，那里用来托付余生，也用来安放比余生更长的死。中年之后，孤山开始以它无可取代的气质召唤林和靖。

必须是西湖，必须是孤山，必须是这自然的静寂之地。林和靖来了，他不是途经此地，不是出走，不是和原先的生活作一次久远的别离。他是回家，回到这生命的必经之地，就像一棵树回到深山，就像流水回到林泉的源头。孤山由此在中国文化史上具备了另一种意义，孤山成为隐逸之山，许多年后，皇帝曾在此营建宫殿和庙宇，也有达官贵人们在此停留。但孤山却只似乎真正关乎的只有一个人，林和靖的身影，让一个“孤”字成为这片湖山真正的气质。

孤是一种独立的姿态，孤是一种活成自己的执意不回，孤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淡然。

林和靖的独往，成就了孤山之孤。

玉簪

南宋亡后，盗墓贼挖开和靖先生坟墓，只找见一方端砚一支玉簪。

先生是做减法的人，深知人生一世，恰若一树一鸟一草般短暂。既带不走财富，也留不下功名。他逐渐远离城市，远离世俗的法则，他不断地减去臃肿的部分。山间的清风朗月，湖畔的残荷雨声，他拥有的比世间大部分劳碌奔忙的人都要多。他既知道这份富足，就从不囤积多余部分。就连诗稿，也懒得存留，那些兴之所至的诗句，被随意书写，又被随意丢弃，朋友们茶前酒后一读、一笑，丢弃后，又让不识字的草木虫鱼读。没有什么是人带来的，也没有什么需要带走。

林和靖死后，随他入殓的只是一方端砚一支玉簪。这是哪个女子的玉簪？在尘世，和靖先生并非薄情到不爱世上的人儿。这玉簪的主人，必然是那个往后化身为梅的女子，她曾经和他相逢，曾经花前月下，直到她被时间的洪流带走，被一种死亡遥隔于两岸。他发誓，不再爱了，不再爱芸芸众生里的女人。他的爱落向如迷的万物，他的爱落向一株梅，他所有说给梅听的话语，他所有写给梅的诗句，他相信她都听见了。

他只留下一支玉簪，这盈盈一握的玉簪，像她纤细的手指，像她玲珑的目光。窈窕的肉身消散了，绿鬓青丝遍寻不见，但与之日夜亲近的玉簪留了下来。温润的玉，清凉的玉，在时间里久远的玉，留在他掌心，留在时间以外。他现在能时时带上她了，只要握在掌心，就可以带她去看满湖红莲；只要置于怀袖之中，就可以带她去闻一盏香茗；只要安放到棉布的衣襟里，就可以带她去赏一山的白雪……她变得那么小，那么无有挂碍。

他不再失去她，不再失去这一支横亘在生命里的玉。即使死亡也无法把他们分开，他放飞了所有的鹤，让童子归田，去关心粮食和蔬菜，他只要求在墓前种一树梅，他只带走一端砚，一支玉簪。

他和她一道，在恒久的死亡里相拥，从未再分开。

处士

这是刻在墓碑上的称呼，是来自人间的一个定论。和靖先生有知，一定欣然于闹哄哄的人间还有人明白他的志趣，在死亡之吻封缄的时刻，给了他一个并不违背心意的称呼。

世间那么多身份，他一生坚持成为自己，他是孤绝的，似孤云，像野树。落笔写遗书时，和靖先生面对一尺宣纸，眼里云烟苍茫，回望来路，最得意的竟是未曾出仕为官。世间人，大多追逐利益而去，大多在别人眼光里进退过活，只有少数人用一生写就一个散淡身份。只有少数人，在清澈水边坐下来，不断观照住在身体深处的灵魂，并沿着心灵幽微的光亮指引前行。

林和靖一直在找寻一种自适的姿态，他不能入仕，不能经商，不能沉湎繁华富贵，这些遥迢大道，都不是他能走的。他一次次起身离席，一回回断然相拒，他决然地走向静寂之地，他的路，只有一条，那自然的有着泥土芬芳的通往寒山的路，那水光潋滟的误入藕花深处的路，那清简的洁净的连接灵魂故园的路。

他只爱青山、流水，只爱清茶、布衣，只爱古刹、钟鸣……

他只爱一个身份，只成就一个身份：处士。

安然自处，独行为士。

雪窦山

文艺季刊

2017年冬季刊要目

小说天地
理想塔……虞　燕
红灯停……杨洁波
包包的兔子洞……叶小二
散文长廊
乡土　水　忆……蒋静波
饭桶饭……陈宗曙
情怀　相量盏……陈　峰
飘在风中的语丝……陈旭波
秋　思……童优佩
印象　回望楝树……王林军
“长城”下的黄贤……朱和风
象棋的那些事儿……盛常国
坷　蟹……杨瑞丽
行吟　青海五题……俞赞江
从荆州到襄阳……斯静君
淹没在湖底的城……朱敏波
岩头的白象山与狮子山……丘　山
新诗时空
裘村三题……高鹏程
我去老家裘村是有压力的……原　杰
与林逋书……陈礼明
让我们聊聊梅花(外三首)…v……南慕容
海边的隐士(组诗)……林杰荣
孤山寺北与君复诗(外两首)……曾谙安
评论书屋
奉化小说作家作品研讨会发言摘要
寂寞漫长的清唱……原　杰
末日世界的生存与环保……洪珏慧
沈腰潘鬓，复言浮生……史　皓

主办单位：宁波市奉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奉化区南山路53号　**邮编**：315500
投稿邮箱：xuedoushan@126.com
电话：(0574)88502656